

花园幽径句的某些形式特性*

冯志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北京朝内南小街 51 号 北京 100010

Email: zwfengde@public.bta.net.cn

摘要: 本文分析了英语和汉语中的花园幽径句,结合作者提出的“潜在歧义论”,指出在潜在歧义结构转化为现实歧义结构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导致花园幽径句。文章分析了花园幽径句的三个句法语义特性。

关键词: 潜在歧义,实例化,花园幽径句。

Some formal properties of garden path sentence

Feng Zhiwei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haonei Nanxiaojie 51, 100010 Beijing, China

Email: zwfengde@public.bta.net.cn

Abstract: Based on the "potential ambiguity" conception that was proposed by author, he analyzes the garden path senten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he points out that in the instantiation process of potential structure, the potential structure more possibly become to the garden path sentenc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ree particular properties of this kind of sentence in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spects.

Key word: potential ambiguity, instantiation, garden path sentence.

1. 英语中的花园幽径句 (Garden path sentence in English):

1970年, T.G. Bever 在<The cognitive basis for linguistic structures> (见 J. R. Hayes 编辑的<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p279-352, Wiley, New York)中指出, 在英语中存在一种叫做“花园幽径句”(garden path sentence)的特别句子。

例如, “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fell” (跑过饲料房的马倒下了)这个句子, 当我们读到前一段. “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马跑过了饲料房)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raced 作为主要动词, 是句子的谓语, 只有极少数的人, 才会想到 raced 还可能作为 horse 的定语, 修饰名词 horse, 但是, 当我们往下读, 读到另外一个动词 fell 的时候, 才突然恍然大悟, raced 原来并不是句子中的主要动词, 它是修饰名词

* 本文承国家教育部科研项目《信息处理系统语言文字评测标准》(项目号 ZD1105-53A)资助。

horse 的，而最后读到的 fell 才是这个句子中的主要动词。对于前一段句子，大多数人原来认为是正确的理解最后却是错误的，而少数人原来被认为可能是错误的理解最后却是正确的。我们理解这样的句子的过程真是一波三折，道路极为坎坷。我们在理解这个句子的时候，正如我们走进一个风景如画的花园，要寻找这个花园的出口，大多数人都认为出口一定应该在花园的主要路径的末端，因此可以信步沿着主要路径自然而然地、悠然自得地走向花园的出口，正当我们沿着花园中的主要路径欣赏花园中的美景而心旷神怡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条主要路径是错的，它并不通向花园的出口，而能够通向花园出口的正确路径，却是在主要路径旁边的另一条被几乎游人遗忘的毫不起眼的荒僻的幽径。因此，Bever 把这样的句子叫做“花园幽径句”。对于这个花园幽径句的前一段的结构，大多数人都理解为图 1 中的 (a)，而正确的理解却应该是图 1 中的(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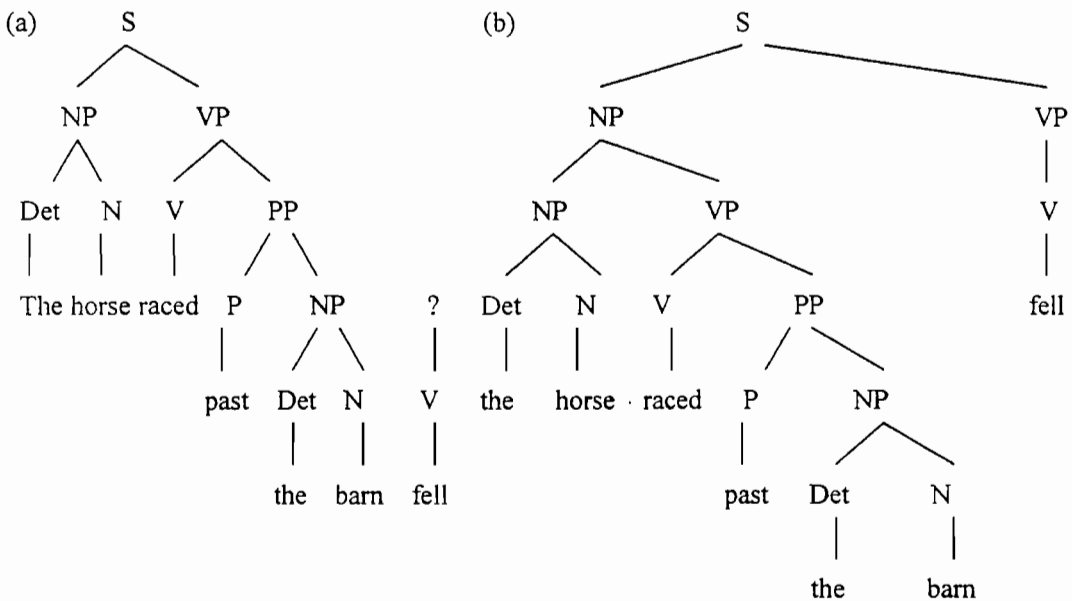


图 1. 花园幽径句 1

对于这样的花园幽径句，我们在读到 fell 之前与读到 fell 以后，句子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在理解这种句子的过程中，起初我们往往会有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感觉，而当我们读到句子的结尾时才恍然大悟，这时我们又常常会产生“山穷水曲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清新之感。

“花园幽径句”的提出，引起了计算语言学界研究语言结构的认知基础的兴趣。

2. 汉语中的花园幽径句 (Garden path sentence in Chinese):

本文作者在探索汉语的潜在歧义结构研究中发现，汉语中也存在着花园幽径句。

这些花园幽径句的前一段是潜在歧义结构，在潜在歧义结构实例化过程中，它们如果变成了现实的歧义结构，这样的现实的歧义结构就往往会导向花园幽径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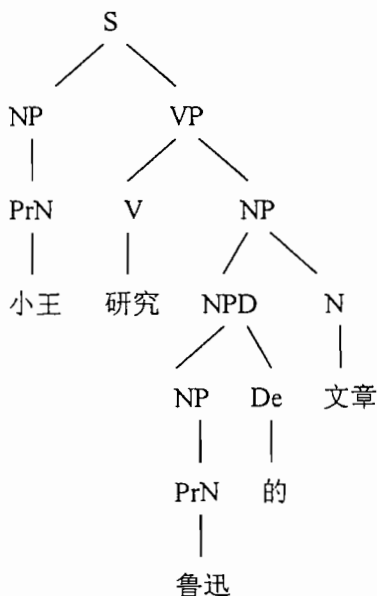
(1) 格式 NP1 + VP + NP2 + de + NP3 是潜在歧义结构，当它实例化为如下的结构时，会导致花园幽径句。例如，

小王研究鲁迅的文章 → 小王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了。

我们学习文件的内容 → 我们学习文件的内容更丰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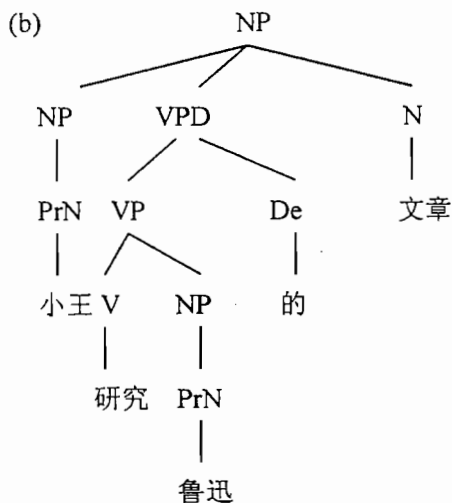
箭头的左边是现实的歧义结构，箭头的右边是花园幽径句。

“小王研究鲁迅的文章”可以分析为“主谓宾”结构：



这时，“的字结构”NPD(NP + De)构成的名词词组 NP“鲁迅的文章”是动词 V“研究”的宾语，整个结构是一个主谓宾齐全的完整的句子。“研究”是主要动词(Main Verb)，我们把它记为 MV。

“小王研究鲁迅的文章”还可以分析为偏正结构：



这时，名词词组 NP “小王” 和的字结构 VPD(VP + De) “研究鲁迅的” 都做名词 N “文章” 的修饰语。整个的结构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名词词组。这时，“研究” 是修饰中心名词 “文章” 的次要关系成分(Reduced Relative)，我们把它记为 RR。

对于 “小王研究鲁迅的文章” 这个结构，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认为它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也就是说，“研究” 被理解为 MV 的可能性，大大地高于被理解为 RR 的可能性：MV>>>RR，>>>表示 “大大高于”。

可是，当在这个结构后面加上 “发表了” 之后，我们会马上感到不能再把它分析为一个句子，而应该把它分析为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了。这时，本来被大多数人理解为 MV 的 “研究” 必须被理解为 RR，优先的 MV 被淘汰了，非优先的 RR 反而被选中了，因此，使人有进入 “花园幽径” 的感觉。这种情况，与上述的英语中的花园幽径句很相似，因此，“小王研究鲁迅的论文发表了” 这个句子应当是汉语中的花园幽径句。

这个花园幽径句的理解过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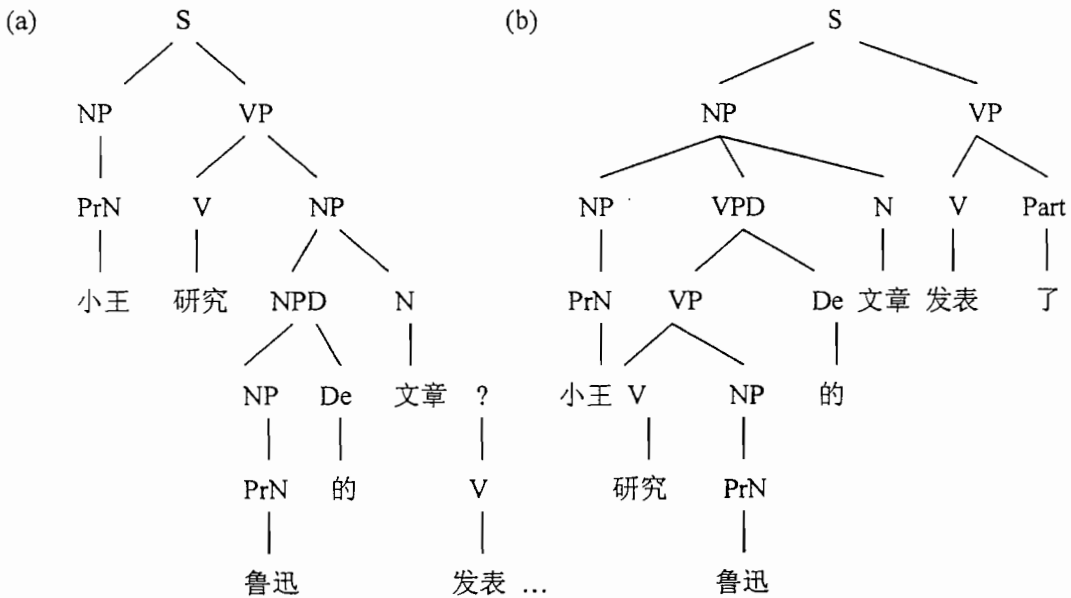


图 2 花园幽径句 2

对于这个花园幽径句的前一段的结构，大多数人都理解为图 2 中的 (a)，而正确的理解却应该是图 2 中的 (b)。

与此类似的花园幽径句还有 “我们学习文件的内容更丰富了”，读者可以自行分析。在这个句子中，“学习” 是兼类词，可以分析为 V，也可以分析为 N。这种情况，与英语中的花园幽径句 2 很相似。

(2) 格式 “VP + NP1 + de + NP2” 是潜在歧义结构，当它实例化为如下的结构时，会导致花园幽径句。例如，

研究鲁迅的文章 → 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了。

学习文件的内容 → 学习文件的内容更丰富了。

“研究鲁迅的文章”与“我们研究鲁迅的文章”相比较，前面少了“我们”，因此，是一个述宾-偏正的歧义结构，虽然由于前面少了“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句子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会把它理解为一个述宾结构，只有少数人会把它理解为偏正结构，“研究”作为 MV 的可能性仍然特别高于作为 RR 的可能性，只是程度有所降低，我们把这种情况表示为：MV>>RR，其中，>>表示“特别高于”。

可是，当在这个结构后面加上“发表了”之后，我们会马上感到不能再把它分析为一个述宾结构，而应该把它分析为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了。这时，本来被大多数人理解为 MV 的“研究”必须被理解为 RR，优先的 MV 被淘汰了，非优先的 RR 反而被选中了，因此，“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了”也是一个“花园幽径句”。

这个花园幽径句的理解过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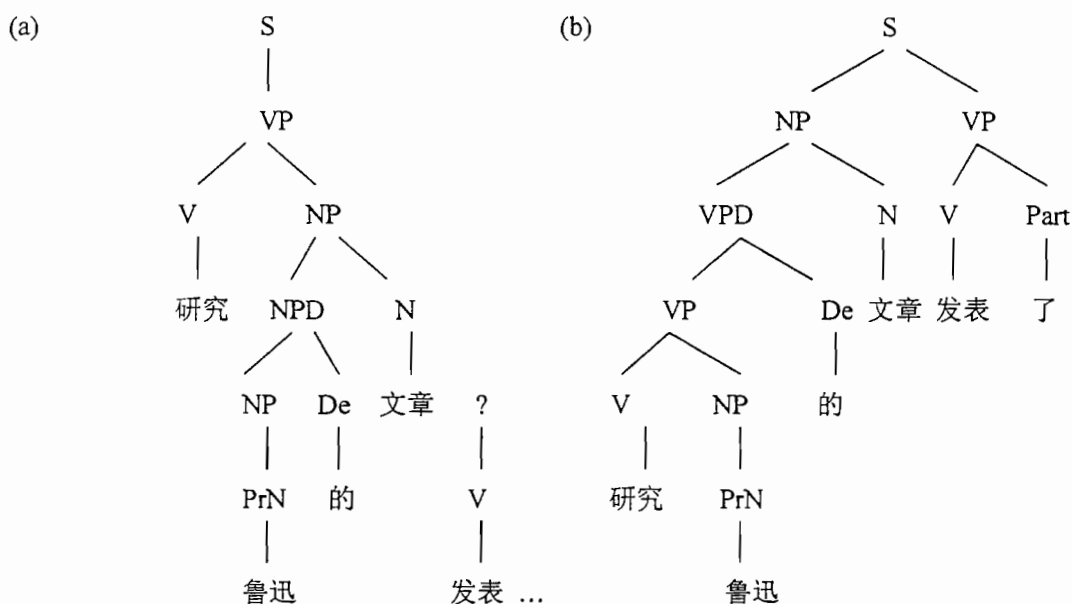


图3 花园幽径句3

对于这个花园幽径句的前一段的结构，大多数人都理解为图3中的(a)，而正确的理解却应该是图3中的(b)。

“学习文件的内容更丰富了”也是一个“花园幽径句”，情况与这个句子相似。

我们过去经常提到的歧义结构“咬死了猎人的狗”和“消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也具有格式“VP + NP1 + de + NP2”，它们也会产生花园幽径句。例如，

咬死了猎人的狗 → 咬死了猎人的狗逃跑了。

消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 → 消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撤退了。

这两个花园幽径句的情况，与前面的句子相似，不赘述。

格式“VP + NP1 + de + NP2”中的NP1具有借喻的意义时，把VP理解为MV的可能

性会增大，这时，MV 大大高于 RR，我们有 $MV \gg \gg RR$ ，由此而产生的句子更像花园幽径句。例如，

打败了科威特的足球队 → 打败了科威特的足球队回国了。

当把“打败了科威特的足球队”理解为述宾结构时，“科威特”是指“科威特国”(The State of Kuwait)，当把“打败了科威特的足球队”理解为偏正结构时，其中的“科威特”是“科威特足球队”的借喻(metonym)，其实际含义是“打败了科威特足球队的某个足球队”。由于被理解为偏正结构时使用了借喻这种修辞手段，理解过程的复杂度增大，因而大多数人更倾向于把“打败了科威特的足球队”理解为述宾结构，这时，“打败”作为 MV 的可能性就增大了，我们有 $MV \gg \gg RR$ 。

可是，当在这个结构后面加上“回国了”之后，我们会马上感到不能再把它分析为一个述宾结构，而应该把它分析为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了，尽管其中使用了借喻这种修辞手段，也不能再把它理解为述宾结构了。这时，本来被大多数人理解为 MV 的“打败”必须被理解为 RR，优先的 MV 被淘汰了，非优先的 RR 反而被选中了，因此，“打败了科威特的足球队回国了”更象一个“花园幽径句”。

格式“VP + NP1 + de + NP2”这个潜在歧义结构实例化时，能否导致花园幽径句，与其单词的语义很有关系。例如，当它实例化为“热爱祖国的年轻人”，其中的动词“热爱”被理解为 RR 的可能性大于理解为 MV 的可能性，我们有 $MV < RR$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导致花园幽径句。例如，

热爱祖国的年轻人 → 热爱祖国的年轻人回国了

“热爱祖国的年轻人回国了”理解起来很自然，不是花园幽径句。

对于同样一个句法格式“VP + NP1 + de + NP2”，由于在实例化过程中使用的词汇不同，有的会导致花园幽径句，有的不会导致花园幽径句，就是导致了花园幽径句，其理解的曲折程度也会因为词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此可以看出词汇对于句法结构的影响。

(3) 格式“V + Adj + de + N”是潜在歧义结构，当它实例化为如下的结构时，形成的句子很接近花园幽径句。例如，

喜欢干净的小孩 → 喜欢干净的小孩病了

“喜欢干净的小孩”可以理解为述宾结构，这时，动词“喜欢”是 MV，也可以理解为偏正结构，这时，动词“喜欢”是 RR，“喜欢”作为 MV 的可能性比它作为 RR 的可能性大一些，我们有 $MV > RR$ ，但是，两者悬殊不很大，因此，当它后面出现“病了”，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 RR 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太突然，在语义上也不会有怪异之感。这样形成的句子，不应该算花园幽径句。

(4) 格式“V + V + De + N”是潜在歧义结构，当它实例化为如下的结构时，形成的句子与花园幽径句有类似之处。例如，

看打球的同学 → 看打球的同学鼓掌了

“看打球的同学”可以理解为述宾结构，这时，动词“看”是MV，也可以理解为偏正结构，这时，动词“看”是RR，“看”作为MV的可能性与它作为RR的可能性几乎相等，我们有 $MV=RR$ ，因此，当它后面出现“鼓掌了”，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RR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突然，觉得在语义上很顺畅。这样形成的句子，不应该算花园幽径句。

熟悉作者过去提出的“潜在歧义论”的读者不难看出，花园幽径句是临时的歧义句：花园幽径句与句子格式的潜在歧义有密切的关系，在潜在歧义结构转化为现实歧义结构的“实例化”过程中，往往容易导致花园幽径句。

3. 花园幽径句的三个句法语义特性

总结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花园幽径句在句法语义方面的如下三个特性：

- 花园幽径句是临时的歧义句，整个的句子是没有歧义的，但是，这个句子的前段是有歧义的。
- 当人在理解花园幽径句的前面的歧义段的过程中，不同的歧义结果之间有优先性，有的歧义解释是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有的歧义解释是人们不太愿意接受的。
- 但是，人们不愿意接受的解释恰恰是这个句子的正确分析结果。

在句子“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了”中，动词“研究”被理解为MV的可能性特别地高于被理解为RR的可能性，其GP度为7，由于人的记忆容量有限，或者由于人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所以，在理解这个句子的歧义段“研究鲁迅的文章”时，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研究”理解为MV，而不倾向于把它理解为RR，但是，恰恰是把它理解为RR才是这个句子的正确解释，在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转折，因此，这个句子成为了花园幽径句。

如果在这个句子前面加上主语“小王”，成为“小王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了”，那么，动词“研究”被理解为MV的可能性将大大地高于被理解为RR的可能性，其GP度高达49，理解过程的转折更大，这时，“小王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了”就是很典型的花园幽径句了。

句子“热爱祖国的年轻人回国了”的歧义段的结构与“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了”的歧义段的结构都是“VP + NP1 + de + NP2”，但是，它的GP度只有0.22，人们在理解这个句子的歧义段“热爱祖国的年轻人”时，总是倾向于把它理解为RR，而这样的理解，正好是“热爱祖国的年轻人回国了”这个句子的正确的含义，整个理解的过程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这个句子不能成为花园幽径句。

参考文献

1. T.G. Bever, The cognitive basis for linguistic structures (J. R.Hayes edited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p279-352, Wiley, New York, 1970)
2. 冯志伟, 论歧义结构的潜在性, 《中文信息学报》, 1995年第2期。
3. 冯志伟, 计算语言学探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年, 哈尔滨。